



【浮生】

□星袁蒙沂

## 山楂树还在

村庄的果树、庄稼，就像变幻莫测的风霜雪雨，时常在更迭。山楂树，却是种不一样的存在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一直勇士般坚守在山岭中。

每每回老家，我都会到附近逛一圈。山楂树的地盘，如海绵浸水，一天天饱涨，一点点铺远。它们是群无所畏惧的战士，不需谋划布局，只要有土壤的地方，不必斟酌，直接先占据了再说。待其他果树醒悟过来，已无力还击了。山楂树，短短几年就成了村庄的霸主。

它们占领村庄后，起初是羸弱的。枝软叶嫩的树苗，刚刚在新地方站稳脚跟，叶子尚且稀松。一棵棵树苗间，被预留了两三米距离，阳光透过这些缝隙洒下来，在泥地上映照出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山风的暴躁脾气上来，就是摧枯拉朽地猛攻，但依然见不到树枝咔嚓咔嚓断裂的景象。山楂树始终保持着坚守的态度，哪怕被吹弯成卧地的弧形，也未放弃过。

村里人懂得，山楂树的柔韧和硬度是埋藏在骨子里的。苍老树枝的硬，是不肯弯折；新

枝嫩叶的软，迎合着山风。一硬一软，把它们武装成了信念，不惧昼夜晨昏地持续生长。这种生长是缓慢地生长，是需要风雨雷电磨合地生长。一棵山楂树，从幼苗到结果大概得四至五年。树与树之间枝丫交错，你的枝拥抱了我，我的叶触摸着你，编织成一堵堵稠密的绿高墙。它们的交往把村路和荒岭捕获，收编成山楂园的一部分。山楂树的气场，把乡亲们吸引在左右，把村里的羊群和家禽驱赶到别的地方。乡亲们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从花开到果熟，不停地用锄头、铁锹在山岭的某一处角落里琢磨，刨挖、敲打着一个不起眼的处所。

干旱总在春夏秋三季到来，不声不响笼罩整个山岗，横冲直撞至坡岭、河沟、房顶、水井，甚至山楂树的根系和血脉里。山楂树陷入干旱的魔咒中，一个个稚嫩青涩的山楂果，被阳光灼伤了皮肤，皱起稚嫩的眉头。有经验的乡亲，这时就会出手干预。一根白蛇样的塑料管从最近的一处水井或池塘出

发，承载着救急的职责，一头扎进山楂园里。几只饥渴的喜鹊看到水管后，呼喊几声，三五成群飞落进山楂园。那种声音，在燥热的山村，撕裂空旷的原野，和井水一道，渗入大地的肌肤，只留下一丝丝微弱的痕迹，挣扎在空气中，成为干燥的装饰。

山楂树一直在默默坚守，它们积蓄得太久了，直到干旱刺激了周边的坡岭沟壑，干枯了四围的其他植物，才显现出顽强的一面。它们展开薄白的花瓣，高高托举在枝头。然后悄无声息地孕育出一个个青山楂。它们静静地长着，把自己偎依在一片片叶子侧旁。山楂树是低调的，花开时的沉默，果熟前的瘦小，把它们稳稳地搁置在山野里，与天地混淆，一年四季，任凭寒热旱涝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不起眼地存在着。

老家的蜂场里，栽有两棵山楂树。山楂花开的时节，真正在花上采撷的蜜蜂却不多。山楂花略微的臭味，让蜜蜂们选择了几乎同时盛开的刺槐花作为亲近对象。山楂花的美，却是淡淡的异味无法掩盖的。拉过

一枝一簇，注目观瞧，五个椭圆形花瓣，匀称地排布着，围成一圈。漫山遍野的山楂树，一层层如雪如云的白色，点缀覆盖在绿色的枝叶上，让人有坠入云雾之中的感觉。倘若来上一场大雾，缥缈的山楂林，满树的繁花兀自开着，不喧嚷，不骄躁，揭示着生命的平凡与静美。

花瓣落后，山楂树进入新的阶段。青涩的山楂果，在花瓣落地的瞬间，开始了又一个征程。膨胀、膨胀，不是一种傲慢存在，而是一种必须的姿态。这个时候，对水的需求，远远大于之前。干旱，也在这个节骨眼迫近。山岭上没有溪流，山楂树只能靠自己，把根深深扎入泥土，一直往深处延伸。干旱和大风，是山楂树往深处扎根的赌注和动力。它们不像野花野草那样无奈，眼睁睁企盼雨水的到来。它们在向大地深处探寻，把命运牢牢抓握在自己的根系中。大地，是它们可以触摸得到的希望。山楂树深信，命运不能靠等待施舍和给予，等待的结果必将会与花草一样，渐渐干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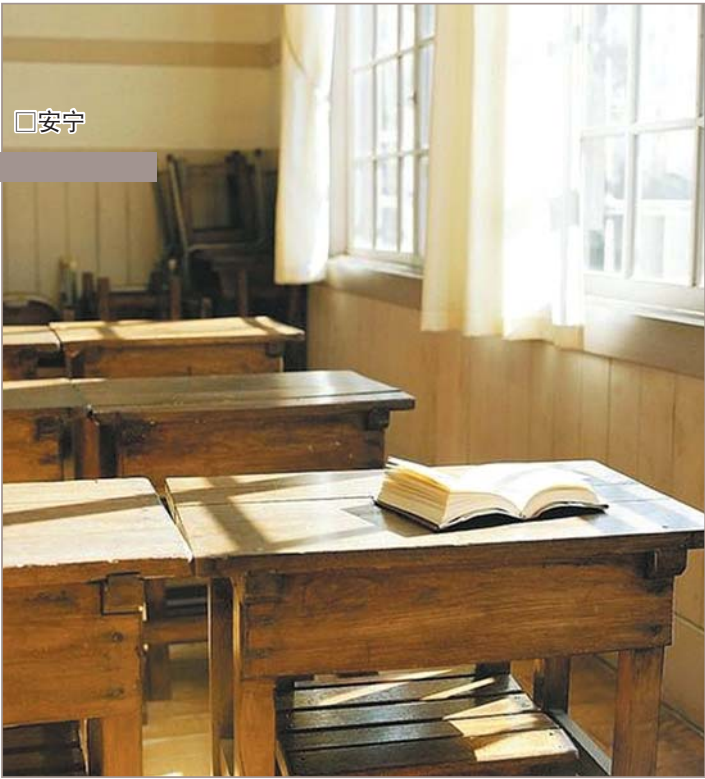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我也是一棵山楂树。从村里，沿着学校的地盘，一直生长到大城市。再从城市回归，在村庄外不太远的镇上安家。像个过客，又非过客。工作之余，我还常回村里。村庄还是原来的村庄，只是炊烟不再那般浓、那么多。山岭中的果园，也早有了被浇灌的条件。深井、抽水机、水管，几乎可以延伸到每一棵树的地盘。

村庄变了，变的不仅仅是炊烟。梨树、苹果树少了，猪羊少了，鸡鸭鹅少了，这些都只是插曲和表象。村庄的路，犹如爬墙虎的枝叶，攀爬到村庄各处、山岭各处，通向了遥远的城市。这种便利，让村里人的远行成为一种随意。若是愿意，天南海北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
村里人的出行，又一次把村庄和山岭撒给了大地。山楂树，还得努力把根扎入泥土。只有扎根够深，才能抵御狂风，才顶得住干旱。就像我，就像村里的人，走到哪里，都是一棵渺小、平凡的山楂树，一棵移动的树。村里村外，山楂树还在。

## 卑微记

□安宁



人的记忆真是奇怪，许多年过去，我依然记得那一段并不闪亮的青春。那些细节栩栩如生，长在记忆的枝头，仿佛月光下静寂的树木，每一片叶子，都在潮水般涌动的夜色中，散发着饱满动人的光泽。

十五岁，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，去学校报到。出村口之前，他推着车在村子的大道上慢慢地走，我跟在后面，和他一起向路上的村人打着招呼。父亲满脸都是笑容，这让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，他被人问了许多遍，也骄傲地大声说了许多遍，他的女儿考上了一中，他要送她去上学，学费很贵，一年八百多元。人们带着羡慕，啧啧称赞。父亲就在这赞美声里，脚步愈发轻松，好像他正走在充满希望的绿色田野里，他在这光芒万丈的麦浪中，像一个天真的诗人。

但父亲并不知道，在我的前面，正有怎样波澜起伏的青春。他送我抵达岸边，却无法陪我继续前面的行程，一切，都将由我自己掌舵，划向三年后的高考。

那时，我开始起满脸的青春痘，羞于抬头看人，怕别人笑话，也怕难堪。看到对面同班的男生走过来，我吓得赶紧低头，视线跟对方轻轻一碰，立刻躲开去。我甚至因此有些弓背，好像一只卑微的虾米，每日缩在自己的壳里，背对着人，孤独地游来游去。同桌是一个帅气的男孩，有一天，他满头大汗地打球回来，翻开新寄来的一本杂志，看到上面一款非常流行的祛痘广告，便指着向我说道：你可以买这个试试。或许，他只是无意中表达他的关爱，但落在我的耳朵里，却是一声惊雷，轰地炸响，我脸上的每一颗痘痘，都跟着炸伤，鲜血淋漓。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，但我却强忍着，一滴都没有滑落下来。那个好心的男生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偷偷找班主任，要求调一个位置，我宁肯在靠窗的位置，不被老师们注意，也不再跟一个善良地给予我关心的男孩在一起。那些

代表了青春的痘痘，每一颗，都写满了自卑。

我还得了严重的脚气，用了许多方式，都治不好。为了减缓那种深入血肉的奇特的痒，我只能穿了丑陋的黑色方口布鞋去上课。课上到中间，常常忍不住，解开鞋带，舒展一下痛苦的双脚。我不知道，这样一个细节，正被身后一双眼睛悄无声息地窥视着。那是班里一个成绩优异的男生，擅长舞文弄墨、写诗作词，常常在课下跑到讲台上，龙飞凤舞地写下他对生命的呐喊。我从未想过，他会在某个晚自习写信给我。信里表达了对我的赞美，95%的赞美里，夹杂着一句困惑：像你这样秀气文雅的女孩，为什么课上会做出脱鞋这样不文明的举止呢？我的耳畔，又是轰隆一声惊雷炸响。这一次，我哭了起来。而后学了男生的语气，写下洋洋万言，用100%的愤怒，反击他对我的“羞辱”。是的，那一句反问，几乎成为我整个高中时代的羞耻。为了雪耻，我将双脚伸向一种类似硫酸的药物，那是父亲求来的偏方，当我的双脚浸入，剧痛中，一层皮瞬间脱落。

伴随这种疼痛的，还有我的神经衰弱。我无法入眠，整夜整夜地头疼。父母并未将此放在心上，

只是以为我缺乏营养，让我每天吃两粒鱼肝油。那是高二，我头疼了整整一年，我就这样无人能够理解的疼痛中，坚持日复一日地读书、考试，为了不知道会不会到来的希望，卑微地努力着。有时候母亲来接我回家，她骑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她的身后，两个人并没有多少话。母亲总是絮絮叨叨，问我最近学习怎样、考试怎样，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啊，为家里争气。最后，她会犹豫着问我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：你觉得自己有希望考上大学吗？

我怎么回答呢？我的心里也满是疑虑、困惑和迷茫。我也希望有一个人陪在我的身边，给我鼓励，告诉我：你一定能行的。可是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本应该让我觉得安慰的母亲，也需要我来确认即将到来的未来。她的心里，跟我一样，起了漫天的大雾。她想拨开那一层云雾，看一眼前面是遍洒阳光的晴天还是黯淡阴郁的雨季。

我从未给过母亲失望，我每次都轻声又坚定地告诉她：有希望的。

我低头行走了三年，最终，拨开那些悲伤、疼痛、自卑、失落、迷茫，给了母亲，更给了自己一个确信无疑的希望。

## 父亲一生中的12天

□赵盛基

打我记事，父亲一天都没闲着，从来没好好休息过。终于休息了，却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父亲被意外查出脑瘤晚期，大夫私下对我说没必要住院了，可我坚持让父亲住院，即使无法医治，也可以清静清静、休息休息。我选择了条件不错的单人病房，每天24小时陪护着父亲。清晨，我第一时间拉开窗帘，让阳光照进病房，让父亲看到外面的景象；白天，我一边看着吊瓶，一边与父亲说话，把一日三餐送到父亲床头；一早一晚，陪父亲在走廊里走动一会儿；夜间，睡在父亲旁边，每隔一会儿就警醒地睁开眼睛看看父亲，心总是放不下……

有天夜里，猛一睁眼，发现父亲自己下床去了卫生间。他上下床已经很吃力了，每次都需要搀扶。我赶紧下床，同时埋怨：“您怎么不叫我一声啊？”他笑道：“看你实在累了。”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为我着想。

有一次，我把他扶上床沿，然后向里抱，竟然那么吃力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哭出了声：“我真没用，都抱不动您。”父亲却笑得像个孩子，大概是因为我第一次抱他而欣慰吧。我还第一次给他剪了手指甲和脚指甲，第一次给他洗了澡。我发现，父亲原本宽厚的脊背不再挺拔，那双操劳一生的

手不再有力，那双承载着艰辛的脚再也不能走路了，我还有很多“第一次”没来得及为他做啊。

最让我吃惊的是，给父亲洗澡时发现，他的大腿上竟然还有当年打仗时被国民党士兵枪击留下的贯通伤疤。父亲一辈子遭受了多少磨难，他从来不说。

儿子带着我不满一周岁的孙子从青岛来看他，父亲非常高兴。他斜靠在床头，一手揽着他的重孙，两边分坐着我和儿子，留下了四代人永久的影像。

父亲是个聪明人，虽然我们没告诉他病情，其实他心里早已明白，从不询问任何人，在我们面前非常平静，对来探望的人总是笑脸相迎，对大夫每天的关照也报以微笑。父亲一直是很犟的，但这次让他住院，他一句嘴都没犟，我想他是要给儿女一个孝敬的机会，不给我们留遗憾。

父亲一直记挂着病中的母亲，有天他对我说：“回家吧。”我说：“您这辈子太不容易了，在这里好好歇歇吧。”他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歇够了，回家吧。”大夫也建议出院。我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力回天，只好回家。

2015年11月4日至16日，成了父亲一生中“休息”时间最长的12天，也是我一生中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最长的时光。

【实录】